



梁君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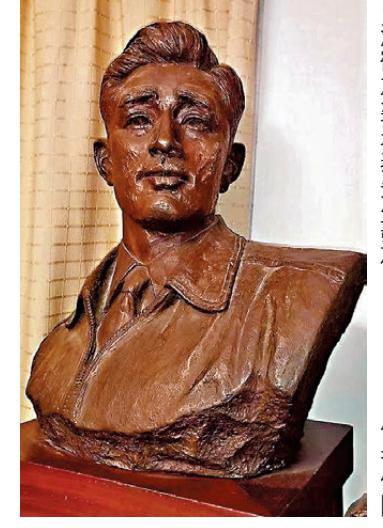
為故人造像

作為以形體對話的雕塑者，我深知造像不是摹寫皮相，而是重構一個即將在空間裏重新呼吸的魂魄。中國著名雕塑家潘鶴先生當年為我父親梁永泰先生塑像時，面對一疊靜默的平面照片，他定然感到了某種根本的匱乏。相片是時光的標本，是某一瞬光線投射在平面上的化石；而雕塑，是從所有曾被凝視的時光中，提煉出一具可以承受環繞、觸摸，並在每一個新角度下重新活過來的立體生命。他需要的不再是遺影，而是一個鮮活的、可供環繞觀察的參照體，一個能重新喚起他對故人立體記憶的媒介。我兄長梁君令的面容，與我父共享着骨骼深處的密碼與神氣流轉的痕跡，他站在那裏，便是一座會呼吸的、最權威的「考據」。潘鶴先生要做的，是以刀鑿為引，從這鮮活的相似裏，召喚出那個沉睡在記憶深處的本尊。他塑造的，不僅是梁永泰先生的容貌，更是那段被驟然中斷的、在零丁島寫生的藝術家生命，使其終以堅固的材料，獲得了不朽的形態。

無獨有偶，當畫家陳挺通欲為梁君令先生造像時，同樣越過了靜態的照片。這是寫實藝術家之間一種無需言傳的共識：最終的「真實」，不在於凝固的瞬間，而在於動態的關聯與神體的貫通。畫家筆下的真實，同樣渴求一種在場的溫度與連續的觀察。挺通兄索要的，並非僅僅是面容的圖譜，而是想從我——這個與描繪對象血脉相連、情感交織的凝視者——的眼中，提煉出更為濃縮的認知。我的

鏡頭，必然浸透着記憶的調子與情感的景深；我所捕捉的，或許是光影如何在他與父親極為相似的顴骨上流轉，或許是某一瞬他眼中映出的、與父親重疊的遙遠神情。畫家所求的，正是這種經由另一生命體過濾、淬煉後的視覺真相。

兩次造像，相隔近二十載，兩位藝術家的方法卻如鏡像般融合。這並非巧合，而是一種抵達人物本質的必由之路。無論是雕塑家從立體的參照中剝離出精神的骨架，還是畫家從情感的視角裏提煉出靈魂的光暈，他們都拒絕了檔案式的冰冷復刻，選擇了以生命印證生命，以存在追問存在。在這個意義上，潘鶴先生以青銅重塑的，是梁永泰先生未竟的航程與藝術生命的永恒定格；而陳挺通兄以墨彩挽留的，是梁君令先生作為兒子與兄長的完整一生，以及他那份凝望父親時，深邃如海的眼神。



●潘鶴為梁永泰先生塑像。作者供圖



姚珏

齊心為民深化改革

第八屆立法會選舉投票圓滿舉行，不論是選委會界別、功能界別還是地方選區，投票率均大幅超越上屆，讓大家鼓舞。選舉前大埔火災事故讓大家難過，但在特區政府迅速反應下，全社會齊心救災，一方有難八方支援，真正溫暖了所有人的內心，香港齊心為民生、共創未來也成為大家的共識，選舉結果反映了大家的心聲。

這次選舉中我也深刻感受到這種心聲，我們每個界別都積極發揮力量，希望凝聚每一位市民的支持。我們真正走入社區掃樓，一棟棟、一戶戶地去宣傳、交流和呼籲，我覺得以民為本，深入民生，極其重要，當與社區基層的市民交流時，我們會發現他們其實很關心香港的未來，不少人也認識我，了解我的工作，我們走出自己的「舒適圈」，與他們交流，能夠真正了解香港的基層情況，也得到很多寶貴意見，得到很多去改革的動力和鼓勵的正能量。

當前大埔火災事故後的下一步工作，全社會都期待愛心凝聚災後重建，需要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員，與特區政府一起完成善後支援、復原重建、深化改革的重要工作。這次選舉也是香港特區完善選舉制度以後又一個重要里程碑，很期待新議員繼續堅定愛國愛港，繼續團結齊心，深入了解民意，深入解決問題，深化改革發展，讓香港特區能夠繼續創造新的輝煌。

這次誕生的新一屆90名立法會議員，除了50位連任的，有40位是新議員，他們有能力、有抱負、有擔

當，凝聚了大家的信任和期望。因此很希望他們能夠真正地傾聽基層的心聲，完成好深化改革的重任。我在文化藝術和教育界耕耘多年，有很強的感受，就是一定要接地气，不忘初心，堅持付出。我們香港弦樂團堅持近十年的賽馬會音樂能量計劃，就是用音樂為很多基層孩子點亮心靈，提供實現夢想的機會。回首去看，雖然經歷很多困難，但見到孩子們的成長就是我們最大的喜悅。因此和基層的緊密聯繫也是我們樂團的根本之一，這次我們積極發信給長期陪伴的基層家庭，呼籲投票一起關心香港的明天，也得到他們積極的回應。我覺得這種信任團結、共同向上的精神就是改革的最大動力。因此我特別希望新議員能夠始終記得以民為本，改革為民。

要完成好香港下一步的改革和發展任務，當然要發揮好香港「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」的優勢，發揮好「一國兩制」的優勢，主動地對接好國家

「十五五」的規劃，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，深化國際交往合作。「十五五」規劃，國家的高質量發展一定是重中之重，需要大家實事求是，解放思想，敢於求變。我想香港也需要配合好國家的發展藍圖，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、新的發展空間，真正拚經濟、惠民生。從這方面來說，我們文化藝術和教育界，其實也有廣闊的發展空間，不僅是未來的北都大學城，還是香港融合中西，協助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，展現文化自信，都有大有可為。



少爺兵

心魔執念最難消除

一位在香港梨園界（粵劇）享負盛名的花旦，早前在幾位太太團朋友們陪伴下前往內地，主要是想看當地為何有這麼多年輕人被吸引入劇場看粵劇（大戲）。花旦友人一再要求筆者不要披露她的名字，說：「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，已是很客氣的說話，有入口中的流言蜚語，或者者是嘴碎的人的唾沫，足以淹死你。」

坦白說，若不是花旦友人鄭重要求，下筆者倒是會直接說出其名字，因為沒想到梨園界裏亦被種種傳聞所困擾。不過，花旦友人卻表示非常欣賞最近的一齣創新之作《忠烈楊門》，將花旦的剛強和硬朗的功底展現在觀眾面前，使女將們除了「推車」功架外，其實花旦的功底仍是值得觀眾一看的。在這方面她們亦是花了好多時間及心血去練習的，花旦友人還說她們對於京劇的「唱做唸打」身法更是嘆為觀止，事關行业中人一看便能看得出他（她）們功夫了得，應該是下了不少工夫去練習。而粵劇的小生花旦多以文戲為主，不是經常有機會演出武戲，加上時代和環境多變，梨園中人也許沒有太多武生角色存在，不像當年有較多的「出路」。其實投身粵劇除了練習比其他工作辛苦外，守得清貧生活也是重要的現實條件。香港跟內地很多城市的生活水平有別，兩者根本不能事作比較，若硬要較真，苦了的是自己。

花旦友人更說她認為人有善惡的心，而心魔和執念往往會左右某個人的言行，要消除心魔或偏執是為人最難的事，所以她們都盡量避開「口舌是非」之事，於人前亦少提私隱。本來多觀摩其他戲班演出是一件好事，無奈有些人的觀念就是主觀偏見容不下比她們優秀的同行。花旦友人同時強調，粵劇中人亦是演藝人的行列，舞台上無論她們演的是文戲或是武戲，講求的都是演技，但某些粵劇演員於舞台上的表現只能感動到自己，未能帶動台下觀眾同時入戲，這點她本人亦要深刻地去改善，取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。由於害怕被流言蜚語影響，或者被資深粵劇前輩指罵：「毛都未生齊，你識乜嘢呀！」故此不少梨園中人亦不敢說出自己的真正感受。



林爽兒

心緒不寧

站在家門前看着飛馳而過的車輛，護着他的座椅，晚上也在椅底睡覺，「叮噹」對主人的感情最深，只是牠再也不會等到主人的回歸。

多年來，我一直領養被遺棄的狗狗，所有領養的狗狗都非常可愛，開心的是父母都喜歡小動物，尤其爸爸更甚，所以除了養狗狗，也領養鸚鵡、松鼠、熱帶魚，家中異常熱鬧充滿生氣。其中一隻狗狗的離去使我們頓有所失，情緒一直未回復正常，加上大埔的火災，這場恐怖的災難影響着香港每一個人，要回復正常的心緒，實在不容易。

「樂樂」已經離開一個月，但牠在我們的家裏感覺依然存在，想起牠四肢乏力整天趴在地上、想起牠要零食假裝咳嗽的樣子，我每天出門牠便用不捨的眼神看着我，回來的時候便大聲吠我，是既開心又撒嬌的表現。

每個有愛的人都視他們所養的小動物如親人一樣，因為小動物一生只有你一個是摯愛，沒有了你

牠們也不知怎麼活下去。以前我們家也有過一隻魔天使狗狗叫「叮噹」，牠最親我的爸爸，爸爸有個固定的位置是用來寫稿作畫，「叮噹」必坐在他腳下陪伴，形影不離。爸爸逝世後，「叮噹」很想念他，每天仍蹲在他工作的位置，有誰拉動那椅子，或者不願意坐在椅子上，「叮噹」會不客氣地吠甚至想咬人那樣。「叮噹」不知道爸爸已離世，一直



●爸爸和周鶴叔是很要好的朋友，如今他們在天堂相聚了。作者供圖



湯禎兆

在時代的夾縫中起舞

楊千嬅今次的《Live MY LIVE 2025》演唱會，在選曲及重編上皆出色。她出走內地多年，唱功進步不少，雖然高音有點勉強，但仍看出這些年在內地於各比賽及綜藝節目中歷練後的進步，她自己也曾分享一直有跟唱歌老師磨練技術。近年，她把廣東歌唱遍內地，算是另一種文化保育，香港大概沒有另一人可以以廣東話打入內地市場。很多人一直不明白她為何當紅，我卻認為她的本土性和表演性配合得不錯——過去的演唱會上，她有個人看法，亦很懂說話去娛樂大家，看她的Live演出，未必全看唱功。

這次重新編排多首歌曲，我是滿意的。《大城小事》《白天鵝》本身已是很好的作品，但重編後更有味道。我最喜歡是《冰點》加入「一舖清唱」劇團的編曲和聲音，在北極的畫面下，非常動人。「一舖清唱」的人聲層次，猶如在電子音牆的邊緣，構築了一座精密的、由情緒碎片堆疊而成的聲景。那份清冷、沒有器樂過度修飾的純粹和音，透出人性的暖意，同時又在人聲的精準中暗示着城市生活的冷，亦為「冰」的一節展開序幕，這一段我最喜歡，有《水月鏡花》《毅行》《魂斷威尼斯》，在香港傷痛期間，暗中寄託了真感情。

快歌方面，選了《熱血青年》《處處吻》，她又唱又跳，狀態很不錯。另外不得不讚今次的樂隊，還有管弦樂及特別樂器「笙」，都令她的歌曲有了新的生命。演唱會製作亦全是Made in Hong Kong，服裝和舞台也運用得好。

楊千嬅這次的演唱會，最成功之處在於她沒有選擇安全牌的懷舊，而是透過音樂的「再編」，將自己的作品重新組織，新舊並置。可惜的是背景AI做得十分粗糙，不知是否因為大埔火災而作出調整，沒有時間完成好一點的替代品。



若荷

秋光裏的陶笛

在縣城西邊的劉洪文化園裏，有3座大小相同的小山，山依水而立，山下就是著名的汶溪河。我格外偏愛這裏的秋，秋意清冷，卻從來看不出蕭瑟，陽光斜斜地穿過路旁樹的枝椏，篩落一地斑駁的樹影，風一吹，幾片早黃的葉子打着旋兒飄下，帶着涼意擦過臉頰。在這個景色優美的地方藏着一間陶笛工作室，有時，我們幾個文友相約着過去串門。

就在那棵百年銀杏樹下，我又聽見了那個熟悉的笛聲。這座為紀念算聖劉洪而建的文化園裏，古建築錯落有致，宏塔靜立山巔，走在附近，常能遇見在此練習管弦的老人家，偶爾，也會遇見張先生，他是陶笛非遺傳承人，製作陶笛已有四十餘年。

張先生為人低調，平淡隨和，問他什麼，他總是先微微一笑，簡短答後便又低頭擦拭手中的模具——那是在他工作室裏常見的場景。他手裏總握着一支陶笛，看似隨意地摩挲，實則無時無刻不在琢磨着創新。原本只是泥土製成的陶笛，經他的改良，如今已可用多種材質來製作陶笛，他能在一塊木頭上雕出花紋，只要開出音孔，就能變成音調精準的樂器。

陶笛，我一直覺得它太像埙。20多年前我去西安，第一次認識了埙。聽賣埙的老人陶醉地吹着，以至後來的十餘天裏，那聲音始終在心頭縈繞，臨別時買了一個回來。不久，我竟在附近的小攤上看到了它。那不是埙，而是陶笛，它們不僅形態相似，笛音也十分相似，笛身分別刻着龍鳳紋飾，底端垂着金黃的流蘇，令人喜愛不已，我買下來收藏至

今。20多年過去了，上面的色彩鮮艷依舊，金龍盤繞，綵鳳迴翔，每一個線條都富有神韻，栩栩如生。

後來因為機緣，認識了專業製作陶笛的張先生，特意提起此事，他很是驚訝，馬上就要求看看，因沒帶在身上，我只好回家後拍了照片發給他，他看了十分驚訝，告訴我，那對陶笛就出自他手，那對龍鳳正是由他親手所刻的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本地人對陶笛還沒有太多認識，所以做得不多，買者更是寥寥，每做一次同款陶笛，他都在心上記着，那上面的龍鳳紋飾就是他自己設計的，畢竟在當時，也只有他能做出那樣的陶笛，我聽了甚是驚喜。他的工作室裏陳列着各式陶笛，大的如壘，小的可握於掌心。這些精緻的樂器，很多時候人們買去不是為了吹奏，而是收藏，就比如我。有一次，我們在朋友那裏相遇，他打開我發給他的那張陶笛照片，眼神忽然閃動了一下，說：「這是2001年畫的，那時在一家陶笛製作廠，一天要畫上百個陶笛。」說着取過白紙，用寥寥數筆，就將那對龍鳳畫在紙上。

張先生的工作台靠窗而立，擺滿各種工具。他演示如何給陶笛開音，一邊演示，一邊用銼刀在吹口輕輕修整，不時試音。那雙手，在40多年裏製作過至多幾十萬隻陶笛。從集體企業到個人工作室，從暢銷海內外到知音漸稀，他都經歷過。想起我自己，無論怎麼擺弄，始終學不會吹陶笛的遺憾。我覺得，對陶笛而言，能讓它奏出悠揚旋律的人，才是賦予它生命的知音。跳動的音符是它從泥土升華為樂器的靈魂，而在我的

手中，它便失去了靈氣。

張先生彷彿看穿我的心思，拿起剛打磨好的陶笛，輕輕吹奏。樂聲悠悠飄出，不像是來自那一排小小的笛孔，倒像是來自遙遠的歲月深處。這樂聲，讓我想起西安，想起古城牆下的兵馬俑，秦直道上的獵獵旌旗。在我的家鄉，人們或許不識埙，但因為張先生，許多人都知道他和他做的陶笛，有人將檀木陶笛當作手把件，正是喜愛它精美的形制與質地。然而，無論製作材料怎麼變化，泥土永遠都是陶笛的靈魂。

窗外公園裏，又飄來陶笛聲。自去年起，總有一位退休老教師在園中一角吹奏，那聲音歡快，剛剛退休的他，用笛聲為遊園的人悅耳身心。而張先生吹奏陶笛，曲調更是溫婉醇厚，恍若一池春水，一縷縷滲入心底。前不久，張先生送我一隻新燒的陶笛，音色更近於埙。我把這支陶笛和埙並排擺放，讓它們並肩而立。或許這些來自泥土的樂器，不僅能訴說離愁別緒，彷彿也在提醒我們，生命無論走多遠，來自泥土，終將歸於泥土。而在來去之間，都要與最真實的自己相遇。

每次散步到劉洪公園，總能隱隱聽見笛聲，那聲音穿過秋天，與天空飄落的樹葉輕輕應和。有些聲音，天生就是帶着故事的，每一次響起，都不是在演奏，而是在喚醒。在劉洪文化園，我便是這樣一個被聲音喚醒的人。它引我穿過清冷的秋光，真正用敬佩的眼光，走向一位用四十載光陰，為泥土注入靈魂的匠人，聽笛音如訴，我們就知道，有一種匠心，以歲月為壤，堅守如初。



趙鵬飛

漫讀香港

周華健《難唸的經》，一直被視作是粵語歌曲演唱難度天花板。其多變的旋律和超快的節奏，再輔以源自佛經的歌詞，對於歌者的演唱功底、吐字能力、氣息控制，都是極大考驗。這首歌被創作出來也有幾十年了，很少聽到有人願意翻唱，同水平的翻唱版本更屬鳳毛麟角。某檔知名綜藝上，有名成歌手挑戰，即場獲得了很高評價。在我聽來，復刻得確實很接近，不過，就傾注的情感演繹而言，還是少了原版中江湖傳說不羈與超脫的味道。

理解一首歌尚如此，要弄懂一座城就更非易事。很多人都會說，香港是一本深奧的書。一讀再讀，也不見得能穿透骨骼肌理，看到皮膚之下，毛細血管裏的貢張和隱忍。在其他地方，日常溝通的語言是方言或者普通話，在香港則是廣東話、普通話、英語，且愈來愈多的人，可以在這3種語言中隨時切換。語言對應的是思維邏輯，可想而知，

能自由駕馭3種語言的人，該有怎樣的行為方式。與之相應的，體現在建築上，中式巷弄與西式建築互嵌共生。融入在生活中，佛誕和聖誕、端午節和復活節，一家大小歡天喜地，有假放，飲飲食食。印在書頁上，很多口字邊的廣東話行文與言簡意賅的文言文、英文、白話文雜糅交織，互鑒互通，自成一體。

開埠百餘年來，每一段歷史，都用不同制度與文化定制了運行機制，或主動或被動的銜接傳承過程中，又在折中、妥協、順應、適應中，衍生出了更多新變化。經歷風浪的香港人，務實的面對，機智的應變，從一條小舢舨終於修成了出沒風波裏，也能行穩致遠的大船。即便如此，時代的風雲際會，和偶然湧出的劈面大浪，還是會讓船身劇烈顛簸。外來的人，如若沒個十年八年，在地浸淫，僅僅淺嘗輒止，大體上是隔着櫻窗看翡翠，只覺得滿眼碧綠，是A是B也難分清楚。

就比如香港的公園很密集，郊野公園尤甚。這些年下來，自以為靠着勤於遠足的喜

好，早已遍覽港九山野風光。隨着涉足範圍的漸次擴展，如影隨形的驚喜感，仍時時閃現。既驚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也嘆服香港別具一格的人文稟賦。

再比如，我總是很嫌棄橫亘在香港大大小小街道上的天橋，頭頂是遮棚，兩邊是或實心或鏤空的護欄